

锐评

创作内外的算计

艰辛持久而又扎实丰厚的创作总会得到应有的推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日前在广州揭晓，作家张炜凭借耗时22年、450余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大奖。而张炜在获奖感言中所指出的，现在作家写作有太多的考虑，有太多创作之外的世俗算计，并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作品失去应有的水准，这对今天的创作者来说，显然既是直陈要害，更是金玉良言。

其实，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算计的过程，从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情节、人物等等无不需要创作者着力谋划，苦心经营。更何况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用心算计，何以担当？明乎此，才会倾心致志，甘于在寂寞中思索，在孤独中劳作，并最终在寂寞中开出明艳的花来。这关乎创作的种种算计，或曰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全是为了向读者奉献出一部唯我所独有的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上乘佳作。

而凡在创作之外没有任何算计却又于创作之中刻意为之的，必会在作品中显现出鲜明而又独特的印记。

至于创作之外的算计，内容就更多了，而且越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所不屑一顾的，另一些人就越是念兹在兹，自然伤害也就不浅，甚至连仅有的艺术生命也难以长久。这样的算计，就品相而言，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味仿效、杂念丛生和追名逐利。

创作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一心一意，但今天的作者，尤其是一些小说作者，每每在写作的时候三心二意，贪多务得，觉得手中的这个东西变成影视剧肯定不错，就是改成话剧、戏曲也颇能出彩，于是心猿意马，最终弄出了“四不像”。

自然，创作内外，不同的算计总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像巴金那样“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作品，显然是在日渐稀少。 佚名

关键词

红色收藏

今年注定是一个红色收藏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两大主题促使红色收藏品热度升温。

据统计，普通红色藏品每年都有40%左右的升值空间，一些顶级藏品的升值空间和收益幅度更超出想像。其中市价较高的主要有抗战时期的邮票、书籍、红军生活用品、早期刊物、宣传画等等。

“报恩”网站关闭

首家以“报恩”为主题的公益网站中国报恩网，日前宣布：因运营资金困难即将于本月底关闭。

中国报恩网由许利娜和段非共同创办于2006年。许利娜来自陕西偏远农村，在求学路上得到了社会好心人的帮助与支持。段非来自河北承德一个贫困山区，在自己勤工俭学以及好心人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拥有相似成长经历的二人喜结连理。网站运行5年来，组织大小公益活动60余次，为社会公益事业募捐善款60万余元。帮助过上百名孤儿。但目前负债十多万元，再也无力维护这个网站。

法国“高考”泄题

今年法国“高考”数学考试惊现考题泄密案，令社会各界震惊，考生和家长更是忐忑不安。

该考题泄密案是在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小时被发现的。网民发现，一自称迦勒地的网民在6月20日晚21点左右在一个电子游戏网站的博客论坛上，上传一个题为《明天数学考试题》的帖子，帖子中的附件里赫然有第二天数学考试中第一道的部分概率考题内容。

法国教育部长吕克·沙泰勒日前紧急宣布，为了考生与家长的利益，再考虑到这次泄密造成后果的有限性，故决定此次数学考试有效，考生不用重考，泄密的考题将不参与评分。那些在考前看过这份泄露试题的考生也有可能被作为同谋受到惩处。

锅炉工成博士生

虽然没有上过高中，也没参加过高考，但梅傲自学通过了成人本科考试，又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进入西南政法大学。今年，他参加了博士招生考试并被录取。

在考研时，英语是梅傲的薄弱环节，为考研他报了两个培训班，每天都把复习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从早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7个小时。因为压力太大，他总是掉头发，还得了神经性皮炎，体重也一下子轻了几十斤。“参加完研究生考试后，他跑到酒店里嚎啕大哭，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气来。”

在西南政法大学就读3年硕士研究生期间，梅傲每年都拿奖学金，还有研究生的助学补贴。读完博士后，他希望能成为一名法学老师。

文字整理：张亚琴

镜像

奇趣窨井盖



点击

杨澜

上榜指数：★★★★

上榜理由：被质疑私吞希望工程捐款

6月23日，“出版人马志明”发微博质疑主持人杨澜涉嫌“私吞”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项目的20万元作为“工作经费”。6月25日，她的丈夫吴征作为当事人之一通过微博回应称：“十五六年前杨澜捐了《凭海临风》的30万稿费给青基会，但应青基会要求帮她开拓海外宣传，制作了美国电视新闻片，制作了海外宣传片及邀请了联合国高官来访。虽然希望工程报销了20万费用，但实际上开支远远超出此数目。既捐钱，又贴钱，又出力，效果又好，只是部分费用由基金会出，有错吗？”

随后，“出版人马志明”在其微博中公开致歉，他称其微博是未经证实真伪的文章中的一小段，他对给杨澜带来的困扰表示道歉。而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也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杨澜捐款属实，并未涉及“私吞”善款，“杨澜同意将其捐赠的20万元，专项用于希望工程海外宣传”。

语录

“10多年前我非常忙，早上八九点到工作室，电话铃响个不停，所有人都找我东西。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但不能在床上睡，而要睡到沙发上睡，放一个非常烂，不能引发自己思考的片子催眠。”

——朱德庸在新书《大家都有病》的北京首发式上称，书中涉及的病症都是他得过的，并想通过这本书倡导一种慢生活态度。

“我年轻的时候，也憧憬过能穿上白大褂。我还当过1个多月的赤脚医生，为乡亲们健康的笑脸而感到兴奋。但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被下岗’了。后来差不多又有机会走到医学院的门口时，我又被拒绝了。”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在该校同济医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未来》，平均1分钟响起1次掌声；16分钟的演讲结束后，现场千余名学生起立连续高喊了20余声“根叔”。演讲中，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理想遭遇碰撞时，要面对现实中的未来。

“它不可能挣钱的。我们没有专属剧院，是跑码头似的演出，去除演员的差旅费、剧场场租，卖光了票也难打平。我们往往跟演艺公司合作，钱他们挣了些。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昆曲专属标准剧院，连苏州昆剧院也没有。我呼吁了好多年，建议在苏州建一个剧院，主攻旅游演出市场，但没有下文。”

——青春版《牡丹亭》推出后广受欢迎，全国和海外演出近200场。著名作家白先勇制作的这部昆曲作品很火，但他说并不挣钱。